2016诺奖颁奖礼举行

代迪伦演唱的帕蒂·史密斯忘词

瑞典当地时间12月10日下午,2016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斯德哥尔摩举行。文学奖得主鲍勃·迪伦(Bob Dylan)的缺席和女音乐人、诗人帕蒂·史密斯(Patti Smith)的代为领奖及演唱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,帕蒂·史密斯的一首《暴雨将至》(A Hard Rain s A-Gonna Fall)因一度忘词而更显真实。

可以重新来这段吗?

唱了八分半的长曲,一头白发的帕蒂·史密斯立于庞大的乐团中,单把吉他和少许配乐组成淡淡背景。史密斯的声音比年轻时更加低沉,身材也不复曾经的瘦削。

“对不起,我太紧张了,我们可以重新来过这段吗?”短暂的沉默后,史密斯微笑,台下掌声雷动。忘词过后,她的声音逐渐平稳,渐入佳境。

颁奖典礼后的诺贝尔奖晚宴中,迪伦的获奖致辞由美国驻瑞典大使Azita Raji代为朗读。

演讲中,他写道:“诺奖是我从未想象过的殊荣。如果有人曾告诉我,我有丝毫获得诺奖的可能,可能性之渺茫对我来说无异于登上月球。”

我的歌是文学吗?

得知自己获得诺奖时,迪伦正在路上。“当我得知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时,我花了好几分钟才能够开始消化这个事实。我想到了威廉·莎士比亚,伟大的文学巨匠。然而他只是把自己看作剧作家而已。正在创作文学巨著这个想法大概从未进入过他的脑袋。他的文字为舞台而生,它们天生就应该被念出来,而非通过书本被读出来。当莎翁在创作《哈姆雷特》的时候,我确定他的脑袋里有万千思绪奔过:这些角色适合由谁出演?舞台应该怎样布置?这个故事确定要发生在丹麦吗?他的创造性远见和野心无疑位于他思维的前沿,但是仍有普通繁杂的事需要他去考虑。资金到位了吗?赞助人能有足够的好座位吗?我能到哪里去弄一个人类头骨?我敢打赌,莎士比亚最遥远的念头才是:这是文学吗?”

演讲的结尾,话题再次回到莎翁。“就像莎翁一样,我的精力也全部放在了追求艺术上的创造和生活中的琐事上。谁是这些歌最合适的演绎者?我选对录音棚了吗?这首歌的调对不对?有些事情从未改变,即使相隔400年的时光。

“我也从未问过自己:我的歌是文学吗?

“因此,我真心感谢瑞典文学院。谢谢你们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,并且最终,提供了这样一个很棒的答案。”

“朋克教母”史密斯

世人送给帕蒂·史密斯“朋克教母”的名号,实际上她远超于此。她写诗、作画,偶尔才会用音乐为诗歌插上翅膀。史密斯蕴含的能量与她的外表一样雌雄莫辨又神秘莫测。1975年的一张《野马》(Horses)古雅而狂颠,至今仍有迷人力量。

当年,帕蒂·史密斯初抵纽约时,正是“爱之夏”嬉皮风潮劲吹的时代。鲍勃·迪伦、滚石乐队、詹尼斯·乔普林、吉姆·莫里森是弄潮儿,风华正茂。两年后,她在著名的切尔西酒店与他们短暂相遇。

在史密斯早期的纽约时代,鲍勃·迪伦是她的偶像。在史密斯看来,迪伦是“猫王”之后最性感的人,“迪伦性感的地方在于他的头脑。性感的极致是完全的通透,他就是这样。他是此中之王。他至今仍有巨大的能量,我觉得他的能量还未被真正地释放。”

(钟青)

“叫停故宫修缮”是对历史负责

文化快评

据报道,2002年故宫启动“百年大修”规划,计划持续到2020年,但2014年至2015年间,这一修缮工程却中止了一年多的时间。日前,在“近现代建筑遗产与当代城市更新发展”高峰论坛上,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了当初叫停修缮工程的原委:原来政府采购材料都要货比三家,主要比便宜,而不是优质;招投标中,中标单位中标后才开始找包工头,包工头又以最便宜价格找农民工;还有项目制主抓“执行率”,一年数度“催着大家赶紧花钱”,到年底没花掉就收回。

迎接2020年故宫600岁生日的“世纪大修”,也是自1911年以来的一百余年间规模最大、范围最广、时间最长的一次故宫古建筑修缮,原来还被中途叫停过。这段从故宫博物院院长嘴里披露出来的“秘史”,甫一爆出就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。

叫停文物修缮,乍听上去,或许让人有些不解:文物修缮,指向的是对文物的保护,通常也是有问题才修,将其叫停确定不是跟文物保护作对?

但事实上,当所谓修缮被不专业的方案、人员鼓捣成了修缮性破坏,叫停或许才是种保护。从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的情况看,起初的修缮工程着实问题不小:比如受限于“招投标”制度,故宫“八大作(瓦作、土作、石作、木作、彩画作、油漆作、搭材作、裱糊作)”一度濒临“人去艺亡”的困境,施工难有专业性;因“项目招标”和“政府采购”方式比的是便宜,所以找的人、买的材料都找便宜的,施工质量也没保证,有些刚修好的古建筑又得复修,古建筑或将“修一栋坏一栋”;还有财政拨款也总急着花完,跟故宫修缮应有的节奏周期不搭。

这类粗糙而又无专业性可言的文物修缮,跟故宫“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国家重点文保单位”的厚重感显然不匹配。若修的质量不过关,很有可能变成破坏文物。正如单霁翔所说:“这个历史责任我们没办法负。”而叫停故宫修缮,且一停就是一年多,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,宁愿暂停也毋滥,让故宫文物免遭那些难以修复的破坏。

而最终事情也迎来转机,在“特事特办”的批示下,故宫的修复开始重新运作,不再视为工程,而是研究性的保护项目;修缮前,故宫邀请各个部门学者先花两年时间进行研究,在展开“没有追兵”的科研后,找到每个文物的病害,再开始修缮。这显然更能体现对文物的敬畏和责任感。

故宫从修缮到叫停修缮,再到修复重新运作,也是个尊重文物保护规律的纠偏过程。但这类对不专业修缮的叫停,不能止于故宫,而应成为文保方面的“标准动作”。毕竟,文物是有“魂”的,是历史遗存,容不得任何理由的损毁。

(光明)

纪实电影《生门》与《长城》争雄

一部爱与生命的礼赞

新片放眼瞧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12月16日电影贺岁黄金档,张艺谋的《长城》被视为最大体量的电影,敢于与《长城》同日上映的影片,有葛优、章子怡以及一大批明星领衔的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,有欧豪等小鲜肉主演的《少年》,还有一部影片,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明星的《生门》。通过前期看片可以确定的是,《生门》在剧本故事方面,将秒杀上述三部影片,作为纪实电影的《生门》的每一个故事细节,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优秀的编剧无法编出来的。现实比电影精彩一百倍,这句话可以用在这部影片身上。

什么叫“生门”?一个生命诞生的全部环节,家属的纠结感,从产科医生到产科护士奔跑的脚步,从产妇的父兄亲属到每一张真切的人民币,也包括每一台抢救手术的关键时刻以及分娩室内外的人情冷暖。《生门》用了三年时间,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取得了四十位产妇及其家人的授权,采用镜头直击的手法,最后选择编辑了其中四位早产产妇在医院里里外外的故事。没有明星,没有既成剧本,没有大投资,全是对于一个生命从哪里来和怎样来的关注,也即一个小生命在未出生前和其周遭环境的关系,包括了其家庭,辗转经过的医院,在生产过程经历的种种困难与惊险,还在娘胎里时外面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医院的治病机制。

作为一个年看片超过100部的电影专业记者,作为一个在产房外焦灼过的父亲,我上一次为一部电影流泪还是六年前。那是在唐山市体育中心潮湿的草地上,我一边看着《唐山大地震》电影,一边把电脑放在腿上泪流满面地书写。看《唐山大地震》之流泪,是为了生命的逝去和艰难成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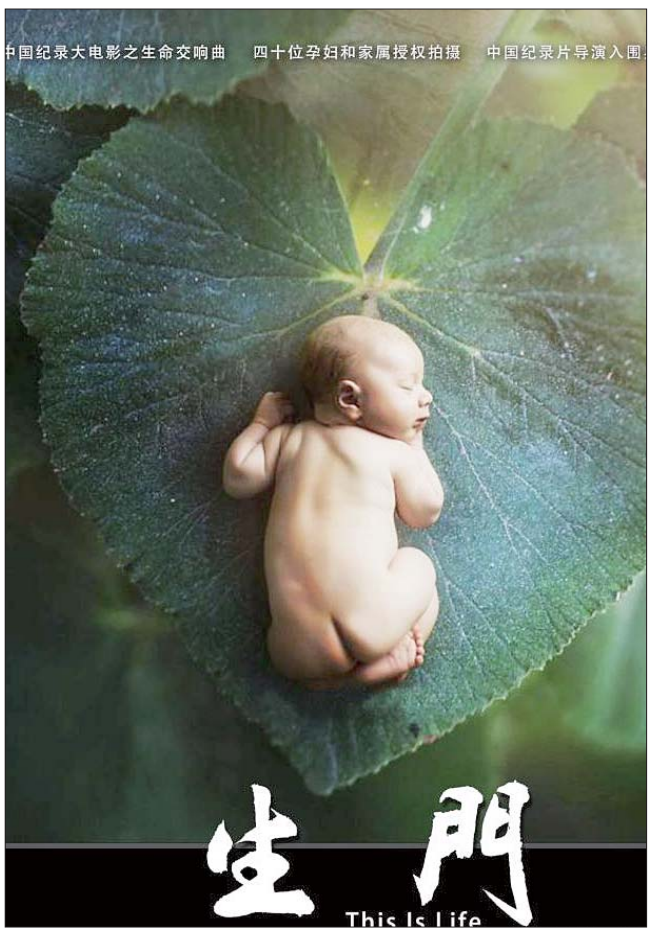
看《生门》,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体验。

男婴成功产出,产妇夏锦菊遭遇血崩,失血近两万毫升,相当于身体里的血换了好几遍,唯一的办法是切除子宫,但产妇却执意保留。为此,全体医护人员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子宫保卫战……

另一个产妇,中央型前置胎盘,双胎、重症糖尿病,保大人还是保小孩?铁汉柔情,泪洒病房。医生、病友、家人、朋友,筹款借贷的生死时速。

生男还是生女?为了生一个男孩,产妇曾宪春怀了第三胎。妊娠晚期,子宫穿透,命悬一线。赌命怀胎,换来丈夫的忏悔和全家的热泪……

医疗题材的影视作品多了去了,《生门》真实而残酷,但不乏轻松幽默。现实中被称为“中南一把刀”的中南医院产科主任李家福,是个充满魅力的人,有病人问,“李主任你哪天休息啊?”他幽默地说,“我休息日是32号!”早早地赶到办公室里,他也会拿起喷水壶,为他那早已枯掉的绿植喷喷水,引来观众一阵善意的笑声。有记者采访李家福,问他是否去看电影《生门》,他说,看电影要两个小时,够我抢救一个小生命了。没有救死扶伤的豪言,那是儒雅的医者父母心。



看《生门》的感受是复杂的,一会儿紧张地抓住影院座椅的扶手,为命悬一线的人操心;一会儿泪流满面,为生命的到来,为生命之艰难。还好,最后流完所有的泪,你感觉自己像被洗礼了一遍。你想打个电话给妈妈,感谢她带你到这个世界,你想轻松地感慨,“你好,生命!”